

高林书

虎啸山河



旅游教育出版社

虎 嘯 山 河

高林书

旅游教育出版社

虎 啸 山 河

高林书

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1号)
北京广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1/32开 8.75印张 180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册定价: 3.50元

ISBN7—5637—0129—X

K·014

序

抗战期间，曾被豫西人民誉称为“老虎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善攻善守，能打能拖，不畏艰险，南征北战，屡建战功。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六大战区中作战遍及五个战区。在历次战争中，全团有半数连队和四分之一的班排荣立集体战功，三千多名干部战士立功受奖，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浴血奋战中谱写出许多动人的篇章。为讴歌颂扬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业绩，发扬革命传统，启迪后人，教育青年一代，高林书同志继创作《闪光的功勋》（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之后，又以饱满的热情，历时三载，拾贝采珠，编写了这部《虎啸山河》作为姊妹篇呈献给读者。这些故事，真实地反映了这支部队中作为一代创业者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忠勇形象，他们这种优良品质及战斗精神，也正是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们所需要的，读之将会给人以感染和激励。

作者曾是这支部队的模范工作者，文化程度不高，写作的困难很多，在离休之年犹能这样勤奋，三载艰辛终有所成，诚属不易；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也是可贵的，尤如为这本故事集凭添了可赞的外一章。我熟悉这支部队，同时也象一些热情帮助作者的同志们一样，深为其高玉宝式的写作精神所感动，遂就写下这么一点儿感想，权以为序，同飨于读者。

王子波

一九八九年元月十日

目 录

一、兴师中州 (1)	二十五、城头堡垒 (153)
二、神兵天降 (11)	二十六、红旗开路 (158)
三、秋毫无犯 (17)	二十七、中岳青松 (163)
四、无私奉献 (24)	二十八、壮烈凯歌 (170)
五、虎口脱险 (31)	二十九、风卷残云 (173)
六、钢风铁雨 (37)	三十、开路先锋 (178)
七、走访少林 (46)	三十一、智擒匪首 (183)
八、横扫伪顽 (52)	三十二、虎口救生 (187)
九、制敌神兵 (60)	三十三、旗开得胜 (190)
十、铜墙铁壁 (65)	三十四、攻如猛虎 (197)
十一、鱼水情深 (74)	三十五、守如泰山 (204)
十二、三进登封 (79)	三十六、铁塔英雄 (211)
十三、金店伏击 (85)	三十七、钢铁战士 (216)
十四、云山红嫂 (90)	三十八、战争之神 (222)
十五、舍身忘死 (96)	三十九、虎口拔牙 (227)
十六、威镇边陲 (103)	四十、巧破敌阵 (233)
十七、东进序曲 (109)	四十一、炸地老鼠 (241)
十八、智破虎关 (116)	四十二、小炮显威 (245)
十九、皖中飞兵 (121)	四十三、短兵激战 (250)
二十、急中生智 (132)	四十四、尖刀神威 (254)
二十一、殊死搏斗 (136)	四十五、赤胆忠心 (258)
二十二、飞行爆破 (140)	四十六、新的征途 (267)
二十三、兵贵神速 (144)	编后记 (272)
二十四、登城先锋 (147)	

一 兴师中州

1944年春，在中华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经过将近七年的浴血奋战，已从根本上挫败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同样，在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步步失利，战火直逼日本本土，军国主义者梦想中的“共荣”的屋厦已是风雨飘摇了。日军大本营为了挽救其残败危局并妄图与支那和南洋孤处的侵略军连接呼应，决定发动河南战役，投入主力打一场旨在沟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的大规模野战。

四月十八日，本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日军从华北战场纠集五万兵力，聚集在黄河北岸，兵分两路，乘坐汽艇，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别向中牟的黄河渡口和郑州黄河铁桥的国民党军防区发起猛攻。侵略的炮声震荡着中州大地，人们在熟睡中被惊醒。此时，八路军正奋战在华北战场，人们指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抵抗，但是，被日军炮声吓破胆的国民党中央军，竟一弹不发，便败退下来，一夜之间，郑州便陷入敌手。

此时，国民党在豫西共驻有四十万大军，这些军队对待老百姓凶似虎狼，抓兵拉夫，抢劫掳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豫西人们曾用这样一首民谣形容他们：“不怕日本人烧杀，就怕中央军驻扎！”但在日寇面前，这支军队却胆小如鼠，听说日军突破黄河铁桥防线，郑州失陷，连鬼子的影子都没见到就潮水般闻风而逃。

当时，驻扎在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由于名声败坏，再

也不敢亮出十三军的招牌了，他们每到一地，便自称为“八五军”。老百姓一听，开始很惊讶：“有八路军，怎么还有八五军！”可仔细一想，明白了：“什么他妈的八五军，八五一十三，还是十三军这帮强盗！”

国民党军队毫不抵抗，日本侵略军便长驱直入，由禹县经马峪川西进的日军一个先遣侦察班，只有八个鬼子兵，在白栗坪东山坡架起轻机枪，朝着溃逃的中央军大队人马扫了几梭子后，就四脚朝天躺下晒太阳了。

更可笑的是，驻扎在洛阳的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合演了一幕奇耻大辱的奇闻丑剧。当垣曲的日军南渡黄河攻占灵宝、陕县后，这两个国民党高级将领被吓得惊慌失措、丢魂丧胆。蒋鼎文扔下几十万大军，换穿便衣，偷偷地骑着毛驴向伏牛山逃去。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狼狈不堪地化装成伙夫，一手挽着姨太太，一手拎着装满钞票的皮箱，带了几十个随从逃之夭夭，窜到距离日军六百余华里以外的鲁山保命去了。

就这样，驻扎在豫西的国民党四十万大军，象被恶狼驱散了羊群，在日军面前，胆小如鼠，狼狈不堪，一溃千里。

四月二十二日，日军侵占登封之后，南犯临汝，途经卷门、白栗坪到茅岭的十几华里路上，就枪杀十多名无辜老百姓，烧毁民房千余间，宰杀猪、牛一千五百多头。侵略军把牛拴在树上用战刀砍掉四条腿烧着吃，一头头牛眨着两眼活活疼死。

日寇侵占郑州后，一位名叫龟田的日军指挥官，爬上了邙山岭，望着狼狈逃窜的国民党中央军说：“国军不行不行的，国军的不堪一击、就一败涂地。”但是，他害怕八路军，他目视着一泻千里的滔滔黄水，也闷闷不乐地说：“八路狡

猾狡猾的！大大地厉害！”他怕八路军渡河，便命令：“船的统统给我烧掉。”并又得意地说：“就凭这千里天然屏障，就是共军长上翅膀也休想飞越这黄河天险！”

为拯救灾难深重的豫西，解救被践踏在日寇铁蹄下的千百万受苦受难民众，狠狠打击侵略者，把日寇强盗赶出我国领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决定组织一支由皮定均指挥的抗日先遣支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

八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太行军区党校学习的王诚汉同志，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火速赶到军区，到李达司令员那里接受任务”。他立即收拾行装上了路，边走边琢磨着：“一定有新的战斗任务，不然的话，司令员不会亲自找我。”他一口气跑了四十多华里，满头大汗赶到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左权县的麻田镇。在这里等候的李司令热情地让他就坐，还没等首长开口，王诚汉同志就抢先问道：“司令员，要打仗了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可李司令员没有谈关于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的事，而是详尽讲述了豫西沦陷后的形势。

李司令满怀激情地说：“侵华日军为了摆脱其行将灭亡的命运，妄图作垂死挣扎，企图打通平汉、粤汉两大铁路运输线，并以军事压力迫使重庆的蒋介石让步投降，今年四月调集五万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而驻扎豫西的四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灾难深重的豫西沦陷入敌手，那里的人民亦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遭受着被残酷屠杀的新灾难。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彻底粉碎日本侵略军打通我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狂妄计划，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迅速抽调精干部队，组建一支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立即出师太

行，挺进中原，深入敌后，以开辟新的战场，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于是，从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抽调了三个建制骨干连和由林县大队升级的两个步兵连，迅速组建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步兵第三十五团。虽然这个团只有六百多人，但都经过同日军长期作战的锻炼，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支能攻善守、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所向无敌的英雄部队。而团长王诚汉更是一个智勇双全、多谋善断、用兵如神的著名战将。这支英雄部队在团长王诚汉、政委马毅之等同志率领下，于九月六日天刚蒙蒙亮的凌晨，上了出师太行、挺进中原、任重道远的新的战斗征途。

为了迷惑敌人、出其不意、不暴露我军的行动意图、保持高度的机密和行动的突然性，他们沿着巍峨险峻的太行群山南麓崎岖的山间小道西行，连续急行军七昼夜，横跨敌占区。前进到山西的阳城时，黄河南岸的日军一〇〇师团才发现我军有较大的战役行动，遂立即大规模调动兵力以加强黄河沿岸的防守。

在破译的日军密电中这样说：“西进共军行动意图莫测，望黄水沿岸守军警惕！”

与此同时，也接到党中央急电：“敌人正在调动兵力加强黄河防线，你们必须出其不意地星夜渡河！”

时间就是兵力，时间就是胜利，兵贵神速。王团长率部即速回兵东进，部队披星戴月，昼夜兼程，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夜走八十，日行百里，飞兵向黄河岸边急进。

九月二十一日，这支英雄部队东进到济源县的即元镇，这里距离北河清口渡口处只有六十多华里了。

我军行动神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防线薄弱处。据先遣侦察分队报告：“我们已插入敌心腹地区。东边的坡头镇驻扎有日伪军一个大队，北面的几十公里处有日军据点，黄河南岸的南河清口有伪军一个连把守。这里是我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必经之道。虽已通过地下党和爱国的社会上层绅士做通了把守渡口的伪军工作，但伪军士兵顾虑重重，如放我军过河，一旦被日军发现就没有活命。眼下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渡河器材，只搞到三条小木船，其中一条船头还被鬼子的炮弹炸掉，正在抢修。”

王团长听了汇报后，胸有成竹地说：“这个我自有安排……”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待命，随时准备渡河。

王团长有个习惯，每到一地部队宿营后，他总是走出村庄视察情况、观察地形，一旦出现敌情，以便随时应急。

这天晴空万里，一轮红日普照天际，正午的太阳晒得人们火辣辣的。在村边的水塘里有几个男孩每人抱一个葫芦在戏水玩，时而蛙泳匍匐前进，时而仰泳定在水面。

王团长阔步走近水塘，微笑着故意问道：“小弟弟，游泳还抱个葫芦干啥？”

“嗨，这个道理很简单，抱个葫芦秤砣也会游泳，八路军的侦察员叔叔就是抱着葫芦去渡河侦察的，还抓到个鬼子兵。”一位英俊的少年回答道。

王团长点头微笑着又问：“你们这里葫芦多吗？好不好买？”

“家家户户都有，千儿八百有的是。”

王团长对身旁的警卫员小陈说：“叫作战参谋通知部队买葫芦，每人两个。”

小陈暗暗地咕囔着：“不知首长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战士们也七嘴八舌地猜测开了：“王团长叫买葫芦，这里边一定有锦囊妙计！”可有一位姓姜的司务长却买了一捆纸在那里忙着剪起了纸钱。有的纸钱上还密密麻麻写了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日本滚出中国去！”等等。同志们也纷纷议论着：“王团长搞葫芦计，可咱们的司务长在剪纸钱，不知又搞什么鬼名堂？”

姜司务长斗大的字识不了几麻袋，可他文质彬彬地开了腔：“我看你们都是木头脑袋，鬼子兵爱的是金钱，没有钱它能让你过去吗？这是买路钱，也是宣传品，鬼子兵看后，准气得他小胡子都竖起来。我听人讲，古人的兵书上曾这么说：敌兵追赶时，就在路上撒钱，敌追兵看到钱后会害红眼病，就丢下武器去捡钱，这叫做缓兵之计。这纸钱说不定还会有用处哩！”

一泻千里的黄河水，象条巨龙横卧在中国大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滔滔激浪，滚滚洪波，似烈马，似巨龙，奔腾汹涌。它虽然不算太宽，但水深、流急、浪高，险滩也比较多，形成了固若金汤的天然屏障，人们称它为“黄河天险”。在旧中国时期，不知有多少船只在这里或触礁沉没，或被巨浪打翻，或被黄水吞没！也不知有多少船工和劳动人民在这里遇难丧生。远在一九三八年夏，杜八联村有个老船工，因祖宗三代靠摆渡为生，故取名水生。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瓢泼而来，河水猛涨，一丈多高的巨浪呼啸着向他扑来，连船带人被卷入大河，全家五口人死无踪影。

黄河南岸的南河清口，伪军占据着制高点，碉堡林立，防守严密。千军万马要在这里安然渡过，在历史上任何兵家

还没有这个先例。正是这些穷棒子、放牛娃出身的八路军指战员却要在这里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为黄河增添光辉的一页。

在邵元镇召开的紧急作战会议上，王团长强调：“部队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保持高度肃静，渡河、接敌都不准发出任何响声。偷渡不成时，就立即转入强渡。为拯救灾难深重的河南，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千百万民众，杀开条血路也要打过黄河去！”

风和日暖，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王团长率部飞兵向北河清口渡口奔去，于午夜时分赶到渡口处。在这里等候的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等支队首长迎了上去高兴地说：“我听说你在搞什么葫芦计，要给战士都装上翅膀，好极了！”

王团长笑着回答说：“每人两个葫芦，有船咱过河，没有船咱也要过河！”

这时，天也变了，秋风劲吹，乌云遮没了星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除滔滔黄水的冲击声、波浪滚翻的咆哮声，阴沉沉的夜，什么也看不到。

皮司令员咬着王团长的耳朵低声说：“正是好时候，开始行动吧！”

“是！”坚定有力地回答。他立即伏在岸边仔细观察对岸敌军阵地的动静。影影绰绰看到对岸山岭上的一个个碉堡中，时隐时现地闪着灯光，照射在水面上形成了隐约的一条条白线，敌游动哨在灯光下时没时现。

王团长立即组织部队把三条小船连在一起，在船的周围拴满了葫芦，增加了船的浮力和船体的稳定性，并命令部队登船试验。天黑得象锅底一样，担任前卫的步兵二连二百二十

余人，手拉着手悄悄地上船，船身安然无事，又上了一个连。

船头上架着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掩护部队偷渡登岸。

身材魁梧的王团长站在船组的中央处指挥着这一艘特制的登陆舰。他一声令下“开船”，由老船工杜志旺掌舵，左右两组船工粗壮的臂膀奋力操纵十根摇橹，船身犹如飞箭立即起动。满载子弟兵的船，破浪前进，飞快向对岸驶去。

当船飞驰到河中心时，盘踞在沙洲岛的敌人发现了情况，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面。被浪花泼得象落水鸡似的全体指战员，迅即操起武器将子弹推上了膛，准备还击。

王团长命令部队：“沉住气，都不准开枪！”

勇敢、沉着、熟练的老船工也机智迅速地拨动航向，冒着呼啸的弹雨绕过沙洲，避开敌人的封锁区，冲过急流，在夜色朦胧的水面上飞速前进，把渡船安全驶向对岸。尽管指战员们的衣服都被浪花浸湿，夜风袭来，浑身发抖，可个个都象小老虎飞步登上岸，立即展开了兵力。抢占滩头阵地后悄悄逼近敌军碉堡，监视敌人的行动，随时准备抗击反扑之敌，并掩护后续登岸部队突破敌防线向敌防区纵深杀去。

十多名勇敢的船工顶风破浪，同汹涌呼啸、滔滔黄水搏斗了一个通宵，尽管只有三条小船，却把全支队一千五百余名抗日战士送到黄河南岸。

王团长以他的智慧和巧妙的指挥艺术，率部成功地完成了夜渡敌人戒备森严的黄河天险，全团无一伤亡。

我军渡河处距日军一〇〇师驻洛阳总部很近，碉堡成群，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以为我军一定是夜过陇海线。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夜渡黄河之后，大白天飞越高耸入云的邙

山，从新安与磁涧之间横跨陇海铁路，飞兵进入了黄（河）洛（河）伊（河）汇集成的“三川之地”，并以惊人的前进速度向嵩山腹地奔去。

日军获悉八路军大部队夜渡黄河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惊，他们惊叫着：“八路的厉害！厉害！万万没有想到共军会从我们的眼皮下通过！”他们第二天便出兵对济源县的蓼坞村和杜八联等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把运送八路军过河的船工杜志旺、杜光方等同志抓去严刑拷打，追问八路军去向：

“是谁送八路军到那边去的？”

杜志旺摇摇头说：“不知道。”

一个日军小队长挥舞着战刀对着杜志旺胸部恶狠狠地说：你的八咯牙噜，大大的坏，不说就死啦死啦的！”

杜志旺面无惧色还是摇摇头：“不知道。”

穿着大皮鞋的鬼子兵气得发疯，象恶狼似的猛扑上去，把杜志旺踢倒在地，又往头部刺了一刀。虽头破血流，英勇的船工仍守口如瓶。

鬼子兵又到南河清口追查守河的伪军时，一位伪军官用手指了指飘落满地的纸钱说：“八路军说，这是给皇军的买路钱。”

日军小队长好奇地拾了几个纸钱递给翻译官说：“你的给我念一下。”

“太君，我不敢！”

日军小队长大发雷霆：“八咯牙噜的，快快的念给我听！”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日本滚出中国去！”

这一下，可把鬼子兵气急了。日军小队长竖着胡子，怒发冲冠，把战刀一挥怒道：“快给我追！”

伪军官说：“太君呀！八路军如神兵一样，早就无踪无影了，到哪里去追呀！”

这位日军小队长又收回了战刀怒道：“他妈的，把那些玩艺儿统统的给我捡起来烧掉！”

几十名伪军士兵只好顺着八路军经过的道路去捡纸钱。

这就是：精兵一支出太行，飞渡天险抵嵩阳；抗日烽火冲天起，军民同心杀东洋。

二 神兵天降

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一轮明月高挂中天。中秋佳节月儿圆，可白栗坪的乡亲们和千家万户一样不得团圆。老妈妈孤独地坐在昏暗的小油灯下，不时撩起衣襟擦着无声的泪花，年轻的母亲搂着孩子陪着老人掉泪。天真活泼的小孙子、小孙女依在老人的怀里，小嘴不停地说着：“奶奶！奶奶！你说呀，俺爹怎么还不回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说：“哎！都是老日、汉奸这些龟孙们闹得咱家不团圆！”

忽然，村子里人喧狗吠，接着就是“咣咣”的敲门声。

老人家惊恐地说：“我的天哪！又是鬼子来‘扫荡’了！”

又是一阵“咣咣”的敲门声，“娘，快开门，我回来了。”

原来是被老日抓去当劳工的庄稼汉都扛着镢头、铁锹，挑着筐子连夜赶了回来。

亲人们急忙开门，惊喜地问道：“孩子，鬼子兵看管得那么严，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嗨！天无绝人之路，神仙下凡啦，统统放了工。”

这时，东白栗坪村有位名叫李和林的地下党员，提着灯笼沿街边跑边喊着“乡亲们，报告一个好消息，黄河北来了老八路，如神兵天降，神不知鬼不觉，突然出现在老日的飞机场，打得鬼子兵措手不及，昏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

抗日烽火燎嵩岳，首战告捷传佳音。原来是出师太行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巧渡黄河天险之后，飞兵直指嵩山脚下，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日军机场，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了在登封监修飞机场的鬼子和伪军。战士们高喊：“乡亲们，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八路军，是来打鬼子的。老乡们，快跑呀，回家过八月十五。”就这样，被老日抓去修机场的两万多民工呼啦一下子都跑得干干净净。日军费尽心机赶修的机场，除留下了碎石乱砖和鬼子、汉奸的尸体外，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人们都兴高彩烈地聚集在街头巷口说古谈今：“嗨！八路军真是赛过神仙一把抓。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老日机场，不动声色地就把几十个鬼子兵收拾光了，痛快，真痛快。”

爱国绅士李仁松老先生摸着胡须插话道：“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八月十五杀鞑子，一个晚上就把入侵的强盗斩尽杀绝。八路军胜过神兵，我看老日的狗命长不了。”

日寇入侵豫西之后，占据着城市和主要战略要点，而广大乡村的土顽武装则更是多如牛毛。就登封县来说，日军掘江中队有二百多鬼子兵盘踞在县城。国民党专员王光林、国民党登封县长崔棠、县党部参议长梁敏之，反动头子蔡子书、刘光华、王克昌、高文豪、孙长海等都自称司令，拉起了几十股反动武装，遍及整个乡村，真是顽匪遍地、刀枪林立。

抗日先遣支队三十五团初到嵩山地区时，以箕山的白栗坪为中心根据地。活动在登封、偃师、伊川、临汝、禹县等地区的日、伪、顽匪的心腹，十分猖狂。三十五团人地两生，四面受敌，敌情严重。就这么五六百人枪的一支队伍，能否在这里站住脚，打开局面，不能不使人忧虑重重。